

水滸金傳



傅金齋

施耐庵

羅貫中著

藏書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第四十一回

宋江智取无为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

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，梁山泊好漢，劫了法場，救得宋江、戴宗。正是晁蓋、花榮、黃信、呂方、郭盛、劉唐、燕順、杜遷、宋萬、朱貴、王矮虎、鄭天壽、石勇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白勝，共是一十七人，領帶着八九十个悍勇壯健小嘍羅。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張順、張橫、李俊、李立、穆弘、穆春、童威、童猛、薛永，九筹好漢，也帶四十余人，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，撐駕三只大船，前來接應。城里黑旋风李逵引眾人殺至潯陽江邊。兩路救應，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，都在白龍廟里聚義。只听得小嘍羅報道：“江州城里軍兵搥鼓，搖旗鳴鑼，發喊追趕到來。”

那黑旋风李逵听得，大吼了一声，提两把板斧，先出廟門，众好漢納声喊，都挺手中軍器，齊出廟來迎敵。劉唐、朱貴先把宋江、戴宗護送上船；李俊同張順、三阮整頓船只。就江邊看時，見城里出來的官軍，約有五七千馬軍，當先都是頂盔衣甲，全副弓箭，手里都使長槍，背後步軍簇擁，搖旗納喊，殺奔前來。這裡李逵當先，輪着板斧，赤條條地飛奔砍將入去；背後便是花榮、黃信、呂方、郭盛四將擁護。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扎住了槍，只怕李逵着傷，偷手取弓箭出來，搭上箭，拽滿弓，望着為頭領的一個馬軍，颼地一箭，只見番筋斗射下馬去。那一伙馬軍，吃了一驚，各自奔命，撥轉馬頭便走，倒把步軍先沖倒了一半。這裡众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，殺得

那官軍尸橫野爛，血染江紅，直殺到江州城下，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擂木炮石打將下來。官軍慌忙入城，关上城門，好幾日不敢出來。眾多好漢拖轉黑旋風，回到白龍廟前下船。晁蓋整點眾人完備，都叫分頭下船，開江便走。

却值順風，拽起風帆，三只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，却投穆太公庄上來。一帆順風，早到岸边埠頭，一行眾人，都上岸來。穆弘邀請眾好漢到庄內堂上，穆太公出來迎接，宋江等眾人都相見了。太公道：“眾頭領連夜勞神，具請客房中安歇，將息貴體；各人且去房里暫歇將養，整理衣服器械。”當日穆弘叫庄客宰了一頭黃牛，殺了十數個豬、羊、雞、鵝、魚、鴨，珍肴異饌，排下筵席，管待眾頭領。飲酒中間，說起許多情節。晁蓋道：“若非是二哥眾位把船相救，我等皆被陷于縲紲。”穆太公道：“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上來？”李逵道：“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，他們自要跟我來，我又不曾叫他。”眾人听了，都大笑。

宋江起身與眾人道：“小人宋江，若無眾好漢相救時，和戴院長皆死于非命，今日之恩，深于滄海，如何报答得眾位？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，几番唆毒，要害我們。這冤仇如何不報？怎地啟請眾位好漢，再做个天大人情，去打了無為軍，殺得黃文炳那厮，也与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。那時回去如何？”晁蓋道：“我們眾人偷營劫寨，只可使一遍，如何再行得？似此奸賊，已有隄備，不若且回山寨去，聚起大隊人馬，一发和學究、公孫二先生，并林冲、秦明，都來报仇，也未為晚。”宋江道：“若是回山去了，再不能勾得來。一者山遙路遠，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，各處謹守。不要痴想，只是趁這個機會，便好下手，不要等他做了準備。”花榮道：“哥哥見得是。雖然如此，只是無人識得路境，不知他地理如何。先得個人去那里城中探听虛實，也要看無為軍出沒的路徑去處，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

处了，然后方好下手。”薛永便起身說道：“小弟多在江湖上行，此处无为軍最熟，我去探听一遭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。”薛永当日別了众人自去了。

只說宋江自和众头領在穆弘庄上商議要打无为軍一事，整顿軍器枪刀，安排弓弩箭矢，打点大小船只等項。隄备已了，只見薛永去了两日，带将一个人回到庄上来，拜見宋江。宋江便問道：“兄弟，这位壮士是誰？”薛永答道：“这人姓侯，名健，祖居洪都人氏。做得第一手裁縫，端的是飞針走綫。更兼慣习枪棒，曾拜薛永为师。人見他黑瘦輕捷，因此喚他做通臂猿。見在这无为軍城里黃文炳家做生活。小弟因見了，就請在此。”宋江大喜，便教同坐商議，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，自然义气相投。宋江便問江州消息，无为軍路徑如何，薛永說道：“如今蔡九知府計点官軍、百姓被杀死有五百余人；带伤中箭者，不計其數。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。城門日中后便关，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紧。原来哥哥被害一事，倒不干蔡九知府事，都是黃文炳那厮三回五次，点撥知府，教害二位。如今見劫了法場，城中甚慌，曉夜隄备。小弟又去无为軍打听，正撞見侯健这个兄弟出来吃飯，因是得知备細。”宋江道：“侯兄何以知之？”

侯健道：“小人自幼只愛习学枪棒，多得薛师父指教，因此不敢忘恩。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来他家做衣服，因出来遇見师父，提起仁兄大名，說起此一節事来。小人要結識仁兄，特来报知备細。这黃文炳有个嫡亲哥哥，喚做黃文燁，与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。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，修桥补路，塑佛齋僧，扶危济困，救拔貧苦，那无为軍城中，都叫他‘黃佛子’。这黃文炳雖是罢閑通判，心里只要害人，慣行歹事，无为軍都叫他做‘黃蜂刺’。他弟兄两个分开做两处住，只在一条巷內出入，靠北門里便是他家。黃文炳貼着城住，黃文燁近着大街。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，却听得黃通判回家來說

这件事：‘蔡九知府已被瞞过了，却是我点撥他，教知府先斬了，然后奏去。’黄文燁听得說时，只在背后罵說道：‘又做这等短命促招的事。于你无干，何故定要害他？倘或有天理之时，报应只在目前，却不是反招其禍。’这两日听得劫了法場，好生吃惊，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，与他計較，尙兀自未回来。”宋江道：“黄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？”侯健道：“原是一家分开的，如今只隔着中間一个菜园。”宋江道：“黄文炳家多少人口？有几房头？”侯健道：“男子妇人通有四五十口。”宋江道：“天教我报仇，特地送这个人来。虽是如此，全靠众弟兄維持。”众人齐声应道：“当以死向前，正要驅除这等赃濫奸恶之人，与哥哥报仇雪恨。”宋江又道：“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，却与无为軍百姓无干。他兄既然仁德，亦不可害他，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仁。众弟兄去时，不可分毫侵害百姓。今去那里，我有一計，只望众人扶助扶助。”众头領齐声道：“专听哥哥指教。”

宋江道：“有煩穆太公对付八九十个叉袋，又要百十束芦柴，用着五只大船，两只小船，央及張順、李俊駕两只小船，在江面上与他如此行；五只大船上，用着張橫、三阮、童威，和識水的人护船；此計方可。”穆弘道：“此間芦葦、油柴、布袋都有，我庄上的人都会使水駕船，便請哥哥行事。”宋江道：“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胜，先去无为軍城中藏了，来日三更二点为期，且听門外放起带鈴鷄鴿，便教白胜上城策应，先插一条白絹号带，近黄文炳家，便是上城去处。再又教石勇、杜迁扮做丐者，去城門边左近埋伏，只看火为号，便要下手杀把門軍士。李俊、張順只在江面上往来巡綽，等候策应。”

宋江分撥已定，薛永、白胜、侯健先自去了；随后再是石勇、杜迁扮做丐者，身边各藏了短刀暗器，也去了。这里自一面扛抬沙土布袋，和芦葦、油柴，上船装载。众好汉至期各各拴束了，身上都准备了器械，船仓里埋伏軍汉，众头領分撥下船。晁盖、宋江、花荣在

童威船上；燕順、王矮虎、鄭天壽在張橫船上；戴宗、劉唐、黃信在阮小二船上；呂方、郭盛、李立在阮小五船上；穆弘、穆春、李達在阮小七船上。只留下朱貴、宋萬在穆太公庄，看理江州城里消息。先使童猛棹一只打漁快船，前去探路；小喽羅并軍健都伏在倉里，大家庄客、水手，撐駕船只，當夜密地望無為軍來。此時正是七月盡天氣，夜涼風靜，月白江清，水影山光，上下一碧。昔日參寥子有首詩，題這江景，道是：

洪濤滾滾烟波杳，月淡風清九江曉。

欲從舟子問如何，但覺廬山眼中小。

是夜初更前後，大小船只都到無為江岸邊，揀那有蘆葦深處，一字兒纜定了船只，只見童猛回船來報道：“城里并無些動靜。”宋江便叫手下眾人，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干柴都搬上岸，望城邊來。聽那更鼓時，正打二更。宋江叫小喽羅各各挖了沙土布袋并蘆柴，就城邊堆垛了。眾好漢各挺手中軍器，只留張橫、三阮、兩童，守船接應，其餘頭領都奔城邊來。望城上時，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，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鵝鵲，只見城上一條竹竿，縛着白號帶，風飄起來。宋江見了，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，分付軍漢，一面挑担蘆葦、油柴上城。只見白勝已在那里接應等候，把手指與眾軍漢道：“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。”宋江問白勝道：“薛永、侯健在那里？”白勝道：“他兩個潛入黃文炳家里去了，只等哥哥到來。”宋江又問道：“你曾見石勇、杜遷么？”白勝道：“他兩個在城門邊左近伺候。”宋江听罷，引了眾好漢下城來，徑到黃文炳門前。只見侯健閃在房檐下，宋江喚來，附耳低言道：“你去將菜園門開了，放他軍士把蘆葦、油柴堆放里面，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；却去敲黃文炳門道：‘間壁大官人家失火，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。’敲得門開，我自擺布。”

宋江教眾好漢分幾個把住兩頭。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，軍漢

把芦柴搬来，堆在里面。侯健就討了火种，递与薛永，将来点着。侯健便閃出来，却去敲門叫道：“間壁大官人家失火，有箱籠搬来寄頓，快開門則个。”里面听得，便起来看时，望見隔壁火起，連忙開門出来。晁盖、宋江等納声喊，杀将入去；众好汉亦各动手，見一个，杀一个，見两人，杀一双，把黃文炳一門内外大小四五十口，尽皆杀了，不留一人，只不見了文炳一个。众好汉把他从前酷害良民积攒下許多家私金銀，收拾俱尽。大哨一声，众多好汉都扛了箱籠家財，却奔城上来。

且說石勇、杜迁見火起，各掣出尖刀，便杀把門軍人，又見前街邻舍拿了水桶梯子，都来救火。石勇、杜迁大喝道：“你那百姓，休得向前。我們是梁山泊好汉数千在此，来杀黃文炳一門良賤，与宋江、戴宗报仇，不干你百姓事。你們快回家躲避了，休得出来閑管事。”众邻舍还有不信的，立住了脚看，只見黑旋风李逵輪起两把板斧，着地卷将来，众邻舍方才納声喊，抬了梯子水桶，一哄都走了。这边后巷也有几个守門軍汉，帶了些人，挖了麻搭火鉤，都奔来救火，早被花荣張起弓，当头一箭，射翻了一个，大喝道：“要死的，便来救火。”那伙軍汉一齐都退去了。只見薛永拿着火把，便就黃文炳家里前后点着，乱乱杂杂火起。看那火时，但見：

黑云匝地，紅焰飞天，律律走万道金蛇，焰腾腾散千团火块。狂风相助，雕梁画棟片时休；炎焰漲空，大厦高堂彈指沒。这不是火，却是：文炳心头恶，触恼丙丁神；害人施毒焰，惹火自燒身。

当时石勇、杜迁已杀倒把門軍士，李逵砍断铁鎖，大开了城門，一半人从城上出去，一半人从城門下出去。張橫、三阮、两童都来接应，合做一处，扛抬财物上船。无为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場，杀死无数的人，如何敢出来追赶，只得回避了。这宋江一行众



好汉只恨拿不着黄文炳，都上了船去，搖开了，自投穆弘庄上来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江州城里望見无为軍火起，蒸天价紅，滿城中讲动，只得报知本府。这黄文炳正在府里議事，听得报說了，慌忙来稟知府道：“敝乡失火，急欲回家看覷。”蔡九知府听得，忙叫开城門，差一只官船相送。黄文炳謝了知府，随即出来，帶了从人，慌速下船，搖开江面，望无为軍来。看見火势猛烈，映得江面上都紅，艍公說道：“这火只是北門里火。”黄文炳見說了，心里越慌。看看搖到江心里，只見一只小船从江面上搖过去了，不多时，又是一只小船搖将过来，却不徑过，望着官船直撞将来。从人喝道：“甚么船，敢如此直撞来！”只見那小船上一个大汉跳起来，手里拿着撓鈎，口里应道：“去江州报失火的船。”黄文炳便钻出来問道：“那里失火？”那大汉道：“北門里黄通判家，被梁山泊好汉杀了一家人口，劫了家私，如今正燒着哩！”黄文炳失口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那汉听了，一撓鈎搭住了船，便跳过来。黄文炳是个乖觉的人，早瞧了八分，便奔船梢后走，望江里踊身便跳。忽見江面上一只船，水底下早钻过一个人，把黄文炳劈腰抱住，拦头揪起，扯上船来。船上那个大汉早来接应，便把麻索綁了。水底下活捉了黄文炳的，便是浪里白跳張順，船上把撓鈎的，便是混江龙李俊，两个好汉立在船上。那搖官船的艍公只顾下拜。李俊說道：“我不杀你們，只要捉黄文炳这厮，你們自回去說与蔡九知府那賊驴知道，俺梁山泊好汉們权寄下他那顆驴头，早晚便要来取。”艍公战抖抖的道：“小人去說。”李俊、張順拿了黄文炳过自己的小船上，放那官船去了。

两个好汉棹了两只快船，徑奔穆弘庄上，早搖到岸边，望見一行头領，都在岸上等候，搬运箱籠上岸。見說拿得黄文炳，宋江不胜之喜，众好汉一齐心中大喜，說：“正要此人見面。”李俊、張順早把

黃文炳帶上岸來，眾人看了，監押着，離了江岸，到穆太公庄上來。朱貴、宋萬接着眾人，入到庄里草廳上坐下。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，綁在柳樹上，請眾頭領團團坐定。宋江叫取一壺酒來，與眾人把盞。上自晁蓋，下至白勝，共是三十位好漢，都把遍了。宋江大罵黃文炳：“你這廝，我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如何只要害我，三回五次，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個。你既讀聖賢之書，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？我又不與你有殺父之仇，你如何定要謀我？你哥哥黃文燁，與你這廝一母所生，他怎恁般修善，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‘黃佛子’，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。你這廝在鄉中只是害人，交結權勢，浸潤官長，欺壓良善，我知道無為軍人民都叫你做‘黃蜂刺’，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個刺。”黃文炳告道：“小人已知過失，只求早死。”晁蓋喝道：“你那賊驢，怕你不死！你這廝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”宋江便問道：“那個兄弟替我下手？”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：“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廝。我看他肥胖了，倒好燒吃。”晁蓋道：“說得是，教取把尖刀來，就討盆炭火來，細細地割這廝燒來下酒，與我賢弟消這怨氣。”

李逵拿起尖刀，看着黃文炳笑道：“你這廝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，撥置害人，無中生有攬掇他。今日你要快死，老爺却要你慢死。”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，揀好的，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。割一塊，炙一塊，無片時，割了黃文炳，李逵方才把刀割開胸膛，取出心肝，把來與眾頭領做醒酒湯。眾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，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。有詩為證：

文炳趨炎巧計乖，却將忠義苦擠排。

奸謀未遂身先死，難免剗心炙肉災。

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，眾頭領慌忙都跪下，齊道：“哥哥有甚事，但說不妨，兄弟們敢不聽。”宋江便道：“小可不才，自小學吏。初

世为人，便要結識天下好汉。奈緣力薄才疏，不能接待，以遂平生之愿。自从刺配江州，多感晁头領并众豪杰苦苦相留，宋江因見父亲严訓，不曾肯住。正是天賜机会，于路直至潯阳江上，又遭际許多豪杰。不想小可不才，一時間酒后狂言，險累了戴院长性命。感謝众位豪杰不避凶險，来虎穴龙潭，力救殘生；又蒙协助，报了冤仇。如此犯下大罪，鬧了两座州城，必然申奏去了。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，未知众位意下若何。如是相从者，只今收拾便行；如不愿去的，一听尊命。只恐事发，反遭負累，煩可寻思。”說言未絕，李逵跳将起来，便叫道：“都去，都去，但有不去的，吃我一鳥斧，砍做两截便罢！”宋江道：“你這般粗卤說話，全在各人弟兄們心肯意肯，方可同去。”众人議論道：“如今杀死了許多官軍人馬，鬧了两处州郡，他如何不申奏朝廷，必然起軍馬來擒获。今若不随哥哥去，同死同生，却投那里去？”

宋江大喜，謝了众人。当日先叫朱貴和宋万前回山寨里去报知，次后分作五起进程：头一起，便是晁盖、宋江、花荣、戴宗、李逵；第二起，便是刘唐、杜迁、石勇、薛永、侯健；第三起，便是李俊、李立、呂方、郭盛、童威、童猛；第四起，便是黃信、張順、張橫、阮家三弟兄；第五起，便是燕順、王矮虎、穆弘、穆春、郑天寿、白胜。五起二十八个头領，带了一千人等，将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开，裝載上車子。穆弘带了太公并家小人等，将应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。庄客数內有不愿去的，都賣发他些銀两，自投別主去；佣工有愿去的，一同便往。前四起陸續去了，已自行动。穆弘收拾庄內已了，放起十数个火把，燒了庄院，撇下了田地，自投梁山泊来。

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，节次进发，只隔二十里而行。先說第一起晁盖、宋江、花荣、戴宗、李逵五騎馬，带着車仗人伴，在路行了三日，前面来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喚做黃門山。宋江在馬上与晁盖說

道：“这座山生得形势怪恶，莫不有大伙在内？可着人催贊后面人馬上来，一同过去。”說犹未了，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响。宋江道：“我說么！且不要走动，等后面人馬到来，好和他厮杀。”花荣便拈弓搭箭在手，晁盖、戴宗各执朴刀，李逵拿着双斧，拥护着宋江，一齐趲馬向前。只見山坡边閃出三五百个小喽罗，当先簇拥出四筹好汉，各挺軍器在手，高声喝道：“你等大鬧了江州，劫掠了无为軍，杀害了許多官軍百姓，待回梁山泊去，我四个等你多时。会事的只留下宋江，都饒了你們性命。”宋江听得，便挺身出去，跪在地下，說道：“小可宋江被人陷害，冤屈无伸，今得四方豪杰救了性命，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，万望高抬貴手，饒恕殘生。”

那四筹好汉見了宋江跪在前面，都慌忙滾鞍下馬，撇了軍器，飞奔前来，拜倒在地下，說道：“俺弟兄四个只聞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，想杀也不能勾見面。俺听知哥哥在江州为事吃官司，我弟兄商議定了，正要来劫牢，只是不得个实信，前日使小喽罗直到江州来打听，回来說道：‘已有多少好汉鬧了江州，劫了法場，救出往揭阳鎮去了；后又燒了无为軍，劫掠黃通判家。’料想哥哥必从这里来。节次使人路中来探望，犹恐未真，故反作此一番詰問，冲撞哥哥，万勿見罪，今日幸見仁兄，小寨里略备薄酒粗食，权当接风。請众好汉同到敝寨盘桓片时。”

宋江大喜，扶起四位好汉，逐一請問大名。为头的那人姓欧，名鵬，祖貫是黃州人氏，守把大江軍戶，因恶了本官，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，熬出这个名字，喚做“摩云金翅”。第二个好汉姓蔣，名敬，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，原是落科举子出身，科举不第，弃文就武，頗有謀略，精通书算，积万累千，纤毫不差，亦能刺枪使棒，布陣排兵，因此人都喚他做“神算子”。第三个好汉姓馬，名麟，祖貫是南京建康人氏，原是小番子閑汉出身，吹得双铁笛，使得好大滾刀，百十人近他

不得，因此人都喚他做“鉄笛仙”。第四个好汉姓陶，名宗旺，祖貫是光州人氏，庄家田戶出身，慣使一把鉄鍬，有的是气力，亦能使枪輪刀，因此人都喚做“九尾龟”。怎見得四个好汉英雄，有西江月为证：

力壮身强无賽，行时捷似飞騰，摩云金翅是欧鵬，首位黄山排定。幼恨毛錐失利，长从韜略搜精，如神算法善行兵，文武全才蔣敬。鉄笛一声山裂，銅刀两口神惊，馬麟形貌更猙獰，厮杀場中超乘。宗旺力如猛虎，鉄鍬到处无情，神龟九尾喻多能，都是英雄头領。

这四筹好汉接住宋江，小喽罗早捧过果盒，一大壺酒，两大盘肉，托过来把盞。先递晁盖、宋江，次递花荣、戴宗、李逵；与众人都相見了，一面递酒。沒两个时辰，第二起头領又到了，一个个尽都相見。把盞已遍，邀請众位上山。两起十位头領先来到黃門山寨內，那四筹好汉便叫椎牛宰馬管待，却教小喽罗陸續下山，接請后面那三起十八位头領上山来筵宴。未及半日，三起好汉已都来到了，尽在聚义厅上筵席相会。宋江飲酒中間，在席上开話道：“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，上梁山泊去，一同聚义，未知四位好汉肯弃了此处，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？”四个好汉齐答道：“若蒙二位义士不弃貧賤，情愿执鞭墜鐙。”宋江、晁盖大喜，便說道：“既是四位肯从大义，便請收拾起程。”众多头領俱各欢喜。在山寨住了一日，过了一夜。次日，宋江、晁盖仍旧做头一起，下山进发先去；次后依例而行，只隔着二十里远近。四筹好汉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，帶領了小喽罗三五百人，便燒毀了寨柵，随作第六起登程。宋江又合得这四个好汉，心中甚喜，于路在馬上对晁盖說道：“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，虽是受了些惊恐，却也結識得这許多好汉。今日同哥哥上山去，这回只得死心塌地，与哥哥同死同生。”一路上說着閑話，不觉早来到朱貴酒店里了。

且說四个守山寨的头領吳用、公孙胜、林冲、秦明，和两个新来的蕭让、金大坚，已得朱貴、宋万先回报知，每日差小头目棹船出来酒店里迎接，一起起都到金沙滩上岸，擂鼓吹笛，众好汉們都乘馬轎，迎上寨来。到得关下，軍师吳学究等六人，把了接风酒，都到聚义厅上，焚起一炉好香。晁盖便請宋江为山寨之主，坐第一把交椅。宋江那里肯，便道：“哥哥差矣，感蒙众位不避刀斧，救拔宋江性命，哥哥原是山寨之主，如可却让不才？若要坚执如此相让，宋江情愿就死。”晁盖道：“賢弟如何这般說！当初若不是賢弟担那血海般干系，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，如何有今日之众？你正是山寨之恩主；你不坐，誰坐？”宋江道：“仁兄，論年齿，兄长也大十岁，宋江若坐了，岂不自羞。”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，宋江坐了第二位，吳学究坐了第三位，公孙胜坐了第四位。宋江道：“休分功劳高下，梁山泊一行旧头領去左边主位上坐，新到头領去右边客位上坐，待日后出力多寡，那时另行定夺。”众人齐道：“哥哥言之极当。”左边一带，是林冲、刘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貴、白胜；右边一带，論年甲次序，互相推让，花荣、秦明、黃信、戴宗、李逵、李俊、穆弘、張橫、張順、燕順、呂方、郭盛、蕭让、王矮虎、薛永、金大坚、穆春、李立、欧鵬、蔣敬、童威、童猛、馬麟、石勇、侯健、郑天寿、陶宗旺。共是四十位头領坐下。大吹大擂，且吃庆喜筵席。

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，說与众人：“叵耐黃文炳那厮，事又不干他已，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乱道，解說道：‘耗国因家木’，耗散国家錢粮的人，必是家头着个‘木’字，不是个‘宋’字？‘刀兵点水工’，兴动刀兵之人，必是三点水着个‘工’字，不是个‘江’字？这个正应宋江身上。那后两句道：‘纵横三十六，播乱在山东。’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。以此拿了小可。不期戴院长又傳了假书，以此黃文炳那厮攬掇知府，只要先斬后奏。若非众好汉救了，

焉得到此。”李逵跳将起来道：“好哥哥，正应着天上的言語，虽然吃了他些苦，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。放着我們有許多軍馬，便造反，怕怎地？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，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，吳先生做个丞相，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，我們都做个將軍，杀去东京，夺了鳥位，在那里快活，却不好？不强似这个鳥水泊里？”戴宗連忙喝道：“鉄牛，你这厮胡說。你今日既到这里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儿，須要听两位头領哥哥的言語号令。亦不許你胡言乱語，多嘴多舌。再如此多言插口，先割了你这顆头来为令，以警后人。”李逵道：“阿哎，若割了我这顆头，几时再长的一个出来。我只吃酒便了。”众多好汉都笑。

宋江又題起拒敌官軍一事，說道：“那时小可初聞这个消息，好不惊恐，不期今日輪到宋江身上。”吳用道：“兄长当初若依了弟兄之言，只住山上快活，不到江州，不省了多少事？这都是天数注定如此。”宋江道：“黄安那厮，如今在那里？”晁盖道：“那厮住不勾两三个月，便病死了。”宋江嗟叹不已。当日飲酒，各各尽欢。晁盖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。叫取过黄文炳的家財，賞劳了众多出力的小喽罗。取出原将来的信籠，交还戴院长收用。戴宗那里肯要，定教收放庫內，公支使用。晁盖叫众多小喽罗参拜了新头領李俊等，都參見了。連日山寨里杀牛宰馬，作庆賀筵席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晁盖教向山前山后各撥定房屋居住，山寨里再起造房舍，修理城垣。至第三日，酒席上宋江起身对众头領說道：“宋江还有一件大事，正要稟众弟兄，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，乞假数日，未知众位肯否？”晁盖便問道：“賢弟今欲要往何处，干甚么大事？”宋江不慌不忙，說出这个去处。有分教，枪刀林里，再逃一遍殘生；山岭边旁，傳授千年勛业。正是只因玄女书三卷，留得清风史数篇。毕竟宋公明要往何处去走一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

話說当下宋江在筵上对众好汉道：“小可宋江自蒙救护上山，到此連日飲宴，甚是快乐，不知老父在家，正是何如。即目江州申奏京师，必然行移济州，着落鄆城县追捉家属，比捕正犯，恐老父存亡不保。宋江想念，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，以絕挂念，不知众弟兄还肯容否？”晁盖道：“賢弟，这件是人倫中大事，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，到教家中老父吃苦，如何不依賢弟？只是众兄弟們連日辛苦，寨中人馬未定，再停两日，点起山寨人馬，一徑去取了来。”宋江道：“仁兄，再过几日不妨，只恐江州行文到济州追捉家属，以此事不宜迟。今也不須点多人去，只宋江潜地自去，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来。那时乡中神不知，鬼不觉，若还多带了人伴去，必然惊吓乡里，反招不便。”晁盖道：“賢弟路中倘有疏失，无人可救。”宋江道：“若为父亲，死而无怨。”当日苦留不住，宋江坚执要行，便取个毡笠带了，提条短棒，腰带利刃，便下山去。众头領送过金沙灘自回。

且說宋江过了渡，到朱貴酒店里上岸，出大路投鄆城县来。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一日奔宋家村，晚了，到不得，且投客店歇了。次日趲行到宋家村时，却早，且在林子里伏了，等待到晚，却投庄上来敲后門。庄里听得，只見宋清出来开门，見了哥哥，吃那一惊，慌忙道：“哥哥，你回家来怎地？”宋江道：“我特来家取父亲